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

民 國 珍 稀 期 刊

江西卷 十三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民

國

珍

稀

期

刊

民國珍稀短刊斷刊

江西卷
(十三)

全國圖

昭文獻縮微復制中心

第三期目錄

王培元：封面設計

—木刻—

- 金逢孫：憤怒.....(1)
朱宙平：不願做亡國奴的集結在一塊.....(7)
野夫：當他發現敵人的時候.....(16)
汝銘：我的家呢！我的爸呢！.....(32)
邵世琮：總反攻向前衝鋒.....(37)

—歌—

- 劉天浪，葉金：輝煌之路.....
趙定保，雷賓：週旋進行曲.....(17)
白汀，魯夫：毀路歌.....(33)
楊鼎：漫談歌曲(論).....(24)

—詩—

- 葛兮：詩的發展(詩論).....(2)
盧森：失眠的武水.....(4)
李鋒：野火，騎士.....(8)
黎焚蕪：節奏(詩論)遺產.....(10)
郭風：草鞋.....(14)
葉金：帶與西伯利亞底訊息(譯詩).....(18)
殷雄：黑圍巾(譯詩).....(18)
孫用：山谷和太山(譯詩).....(20)
融海：登山，牧歌，禱祝，(西廠民謠).....(21)
立之：公主和吉卜西(譯詩).....(22)
高粱：你要帶回.....(27)
覃處謙：無題.....(28)
張家望：詩的天籟(詩論).....(30)
覃子豪：採石者.....(34)
黃安息：別矣橫嶺.....(34)
魯陽：歡笑的溪流底泡沫.....(35)
鄭道傳：桃花.....(36)
信.....(38)
後記.....(11)

孫逢金

怒 憤



詩的發展

葛 弓

詩底效能，在鼓動起、的潛沉的黨魂，使之向真美的境界去接近。所以作為詩底血肉的情緒，也應該是真摯優美的。反過來說，凡是人性中最真摯優美的情緒，都是詩的情緒。

我們評論一首詩的好壞，首先要從詩的情緒是否合於真美的標準去着眼。

詩的情緒，決不是單純的直覺發生的，而是詩人的情緒經過思想的浸透，接觸外物所產生的微妙感言，借形象傳達出來的。所以詩的情緒所起的狀態，是不一定的，有各種各樣的狀態，因為詩情緒所起的狀態是各種各樣的，故詩的形式也有各種各樣的不同。

從中國詩的變遷發展來看，詩經上的詩的組織都還是簡單的風謠體（*Ballad*）節奏音韻的使用都很簡單，之後一變而為騷賦，再變而為五，七言古詩，接着五七言有格律的詩使成爲了詩的正宗，「詩」發展到了這個階段，組織已相當嚴密了，音韻節奏的使用也相當複雜了。可是時代究竟是向前發展的，因為社會的進步，人對自然界的認識範圍日漸廣大，人和人的關係日漸複雜，當然人的情緒也很複雜了，於是五七言有格律詩的形式已不能完全可以表達人的複雜情緒，詞曲的發生便成了必然。

當近代五四運動開始，中國走向了工業化的道路，古的詩詞的格律，已成爲基於中國工業化所產生的新詩的情緒底桎梏。以胡適陳獨秀等所領導的文學革命得到了相當的成功，故文學革命初期的白話詩中，有一個特點，就是「詩」向着現實主義的道路去發展，如胡適在談新詩中說：

「我說詩須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凡是好詩都是具體的，越偏向具體的越有詩意詩味」。

這種樸素的現實主義很可以代表當時一般寫詩的人的意見，同時他們是反抗舊的格律的。胡適在

談新詩中說：

「現在攻擊新詩的人，多說新詩沒有音節，不幸有一些做新詩的人也以為新詩可以不注意音節，這都是錯誤的；攻擊新詩的人，他們自己不懂得音節是什麼，以為句脚有韻句裏有「平平仄仄」「仄仄平平」的調子，就是有音節了。」

康洪章在新詩的我見中說：

「舊詩裏音樂的表現專靠音韻平仄清濁等滿足感官底東西，因為格律底束縛，心官於是無由發展，心官愈不發展，愈只在格律上用工夫，僅能滿足感官，竟嗅不出詩底氣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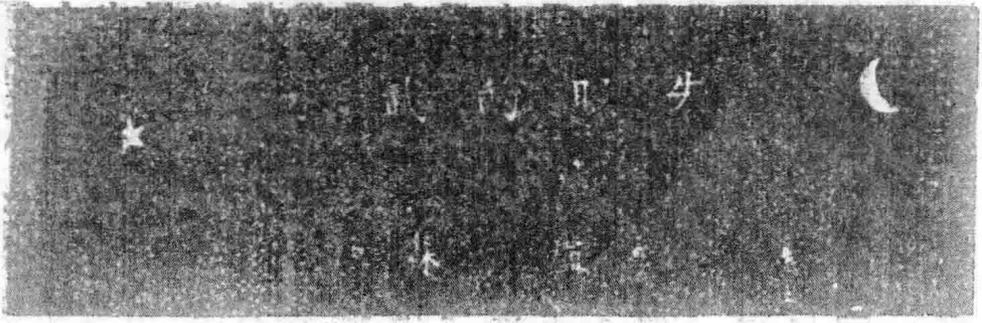
這種反抗格律的意見有着相當的正確性，可是隨着中國的革命的發展遭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雙重夾攻，中國經濟工業化的前途受到大的阻礙，中國的小資產者的詩人們，使逐漸揚棄了樸素的現實主義的方法，轉向自我陶醉的象牙塔中，於是他們的詩的情緒又多多少少跟唐詩士大夫詩人跟英國浪漫派詩人的情緒有某種程度的接近了，新月派的詩便是這樣。所以他們以這種情緒作為內容的詩，自然跟被揚棄了的舊的格律又開始接近了。但是新月派的詩底發展，由於他們的詩底情緒是脫離現實的，結果新月派的詩成為唯美的形式主義者了，之後，雖然戴望舒等的象徵詩衝破了新月派詩的形式束縛，而却給詩製造了精神的枷鎖。

抗戰發動後，新月詩派現代詩派留下的毒汁逐漸被洗淨了。新的詩繼承了初期白話詩的樸素的現實主義的優點加以發揚和發展。

所以目前詩運動的任務是怎樣使詩健全地走向現實主義的道路？要辦到這一點，「詩」工作者的責任，首先就要反對空虛的象徵主義，反對詩的情緒的復古，反對押呆板的韻和格律的束縛！

現在尚有人公然認為「格律」或「押韻」是詩大眾化的道路，這種意見是異常之錯誤的。這是被舊的觀念所愚弄產生出來的錯誤。

祇要讓詩在現實主義的道路上健全發展，才是大眾化的真正道路？（關於這點意見，因篇幅所限容後討論）。



武水，是能耐的老人，

未提倡新生活，

早具有這項精神；

他擁有湘粵青春的原野，

身旁引領勞動的兒女們。

每天晨露微醒，

溫柔地喚人起床，

在涼爽工作崗位，

自動地操作，經營，

他的話是一道命令，

勉勵的自燃潔淨，

如教大天信，

運轉的鋼鐵，

如運算盤打出國產的欲祈。

夜間在疏落搖擺的燈下

細翻查一天流水賬，

上下多少貨船，

幾艘木後，

洗滌了衣服幾千件。

農產品幾萬斤……

還有那旅客，征人，

顆顆不同的希望，心情，

向不同事業耕耘的宏願。

這老人清算得精細——

血液營養新生命，

精神維護粵北安寧。

愉快得讓眼皮封住倦眼，

酣夢滋補勞頓的疲筋！

三

南天的朵雲

前年十月用烽烟寫下

想如星火的家書；

他在老花眼鏡下

看到親族們的——

土地，

城廓，

河流，

街道……

變受了羞辱，災害

這老人和濱江商賈

便在風前寄語：

一來，都來吧！

這兒雖不及那邊繁華，

打擊仇敵可望夠本，

來後可在這雄關，

鍛鍊得會更健康，

只要雄心鬥志保住，

沒有的都會有，

失去的可補救，

還可大量生產，創建

新廣東的一切需求！

……

春風捐個喜訊，

省會出西江，過廣寧，連縣，

草履應厚脚皮，

苦鬥得油光滿臉，

比以前更結實，果敢，

新省會的雄軀扼守雄關。

三

漣漣道廣海，瀟瀟的搗毆，

穿上蒼綠的旋時裝，

燙起黑雲般的髮捲，

招引來浪漫，淫蕩的姑娘，

教她們露肥腿，

裸酥胸

鄉時代曲解，日夜顛倒，

鑄排太平年代的荒淫，

前世的肉體，

南朝樂舞去拜金……

他不羨慕，亦不鄙棄，

滇江有俏臉可塗抹脂粉，

婀娜腰肢能款步媚人，

柔媚的氣質，

可貴於高貴……

更有強國存於政治的生命，

爲了大自然的體系，

屢屢合作命運，

雖有森，思覺不……

到對岸的遠天下……

儂然一儂左一儂右，

不能脫治感懷，可是北江

終達到勸導合併的責任，

四

他到麻像是好心眼的人，

知道滇江淫蕩不是居心，

畢竟出入共着門閭，

總望她能改邪歸正。

用乳哺和知恩沃野，

餽養起有報的莊稼，

強固自身和土地來雪恨……

當四十七多條花艇遭焚，

他從荷風中寄真誠勸勉

可是身勞繼續的擔憂，

滇江的秋波仍是頻頻，

放蕩沒有移出本性，

第二次同樣遭劫，

他以為可以斬草除根。

那知她爲政治力量所排定，

啊，那冷豔的淫氣，

却轉移至兩流交匯的東濱。

五

他是上了年紀的老人，
日間操勞，夜需寧靜，
年老的神經每受刺激，
常輾轉不能入夢。

況他是質樸的典型，

千百支汽燈拒夜侵凌

輻射他煩燥不寐……

疑是白天想開口呻吟。

更有堂鑼花鼓，

無數弦歌咿啞滑夜不停

叫賣聲……人海逐逐……

……一串串激進耳際……

武水……從此便患失眠。

失眠的武水……

……領到沿江舞風也作樂……



暴雨也洪水橫流，

沈淪了幾許征人的雄心，

摧毀了不少英勇犧牲，

他焦苦，煩燥，急憤，

充溢起千萬種感情

就這多失眠症，

可是不敢怒，控訴

黎明時眼睛紅暈，

工作效能受影響而減損，

今天，他聽了真確的消息：

（十二月三十日 禁絕娼妓。）

他慶幸演說可以跳出火坑。

他慶興自己可貫徹新生活

夜寐夙興再壯頑鬥爭。

——十二月二十七日於曲江

野火

李鋒

野火生來是個搗蛋的戰鬥員

爲什麼 在酣睡的辰光

燒來遍野的通紅呢

但是，我却看到他偉大的姿態了

他用燃燒的白體

興起了予侵略者撲滅的鬪爭

一面却繼續燬滅着

滿地寄生着毒虫的野草

並且用他自體的光和熱

照亮了黑暗的原野

帶給飢寒的人們

以無窮的溫暖呵……

於是，我聽到

野火在那裏

呼拉的歡呼了……

騎士

李鋒

——寄一個久別的戰友

我還想得起

你騎在馬上的英姿

那一支左輪的手槍

那一把明晃晃的馬刀

你的胸脯挺得那麼驕傲

你那濃黑的劍眉下

一對閃着光亮的眼睛

你愛撿起一個大摺摺

用粗暴的話語

講說古北口的故事

你的那匹火紅的駿驕還在嗎？

你不是說牠的勇敢和慷慨

是祖國青年鬪爭的影子嗎？

當敵人第一次踐踏到

這科爾沁族草原上的時候

你的眼睛裏佈滿了紅絲

也無心去聽蒙古少女的戀歌了。

你騎了那匹心愛的東驕

疾馳在古老北方的風砂裏

勇敢地執行着自己的智慧

使嗥咆的仇敵也在你面前累得窘了

仇恨的鬪爭展開已經十年了

科爾沁族草原上

還疾馳着你慷慨的足跡嗎

我想你也許老多了

但你的心一定是更年青而強壯的呵

現在已是戰爭的春天了

我在東戰場開滿野薔薇的戰場裏

希望着在最近能聽到你的好消息

四一、二、最後一天作於吉安

節奏

黎焚燻

新詩發展至今，差不多有二十餘年的歷史了，最初胡適先生在談新詩一文內說：

「文學革命的運動，不論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從『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是先要從語言文字文體等方面的大解放……」這說法自然有點道理，但語言的革命動力究竟是什麼？誰能夠否認不是生活內容底變革所致，生活內容底變革是基於人類生產關係底遞嬗，這又是極其明顯的道理，因此，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底產品，絕非少數詩人們登高呼而能將詩底命運改變！胡適先生的提倡白話文運動，也不外是因為當代的文字已經跟不上語言底速度，換句話說，就是文字已經跟不上由於生產關係底遞嬗所造成的紛歧複雜的生活內容，因此文字需要革命，封建社會有封建社會底文字，封建社會底形式，資本主義社會也有資本主義社會底文字，資本主義社會底形式，文字是傳產的工具，形式是內容底胎兒，這又是極其明顯的道理。但在我們底詩壇上却有很有新的舊的形式主義者，死死地拖住着形式不肯放手，譬如說最近在東南何德明先生提出了詩要押韻，經我寫了一篇反對的文章以後，何先生竟進一步的一口咬定「無韻不成詩」的斷語，弄得我反而不好意思再寫什麼文章來討論，在這里我不想再與何德明先生去爭論，單提出節奏的問題來談談：

過去詩之所以有韻（脚韻），多半是由於士大夫階級生活內容底貧薄，單純，優閒所致，但一到胡適提倡白話文的時候起，就已經徹底否定，試看胡適先生在「談新詩」一文內所說：

「……古人有『押韻便是詩』的挖苦話，押韻乃是音節上最不重要的一件事，至於句中的平仄，也不重要，古詩『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音節何等響亮！……」
其他，胡適先生還用了更多的例證來說明韻的價值，並提出節奏來，可見這個問題在胡適的

遺產

燕 焚 黎

老人儘白地喘着長氣
從灰色的被褥邊伸出一隻
瘦骨嶙峋的手

抓緊了一支烏亮的土鎗
上面還沾滿了虛弱的濕汗……

「孩子，拿去吧，

擱了三代呵！

從祖父交到我父親，

父親又交把我，

在豆棚下埋了十三年，

一直受着委屈……」

嘆一口氣

又嘖叨地數說着

這槍廠主人底故事

在遠古的年代起

就被執握着在自己的田地上

桿衝過鄉土

也爲着抗拒田租

鎗殺了田主而被拘禁起來

怕鎗也愛辱

在一個冬夜裏埋入泥土
一直受着委屈……

「拿去吧！

孩子，

好好地使用它……」

傳了三代呵

它親身經歷過三代廬風雨

參加過三個年代底戰鬥

如今，槍廠主人被

仇敵底炸彈炸壞了，

想起了埋在泥土裏的戰馬的

伙伴

將鎗在泥土里掘起

交到新的三代廬手裏……

用生髮油擦去鏽跡

鎗個強地站立着

練達地笑着

不再受委屈

將重新被使用着

保衛着鄉土……

四一、二、江西

